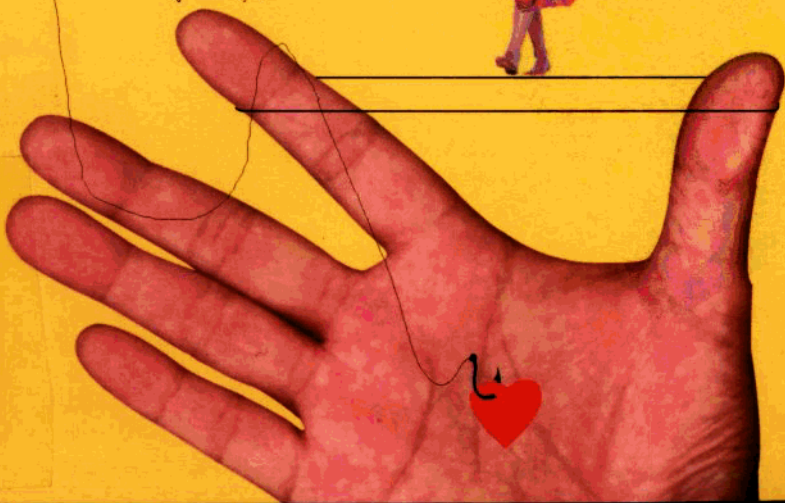


ZHENQINGCHANDONG

真情颤

顾艳著

动



真情颤

顾 艳 著



1998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真情颤动/顾 艳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
2000. 12

ISBN 7-222-03032-8

I. 真... II. 顾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1658 号

组稿策划: 杨世光

责任编辑: 杨世光 班莲花

装帧设计: 李惠明

真 情 颤 动

顾 艳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邮编: 650011
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印张: 7.375

字数: 180 千

2000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

ISBN 7-222-03032-8/I·818

定价: 12.00 元

家是我们出发的地方。
随着我们年岁渐老，
世界变为陌路人，
死与生的模式更为复杂。

托·艾略特

第一章



第一章

1

西面半边天由深蓝变成黑色的时候，路灯刷地全亮了。我在街道人流中，听到苍凉的音乐。音乐感人至深，使我明白人的衰老是从自己觉得衰老开始的。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到自身的衰老，尽管我的身体还没有任何衰老的症状。但自从哥哥夏亮驾着新买的桑塔纳轿车失踪后，我就觉得衰老了。

哥哥失踪那日离他四十周岁只差两天。我曾为他预订一桌生日酒席，本来哥哥郑重其事的生日晚宴，是我们兄妹团聚的快乐时光。但如今哥哥凶多吉少，令我恐惧不安。我报案、看电视新闻、跑亲戚朋友熟人那里，都没有发现他的蛛丝马迹。一种摆脱不了的自责和悔恨，使我想起那一天的场景。那一天如果我答应打麻将牌，那么哥哥、丈夫他们就不会因三缺一而散伙。他们不散伙，哥哥也许就逃过了一场劫难？然而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参加同学会？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参加同学会了，难道为了那个混球范柳刚的到来，非去不可吗？我说不清楚，我真的说不清楚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。

丈夫李大勇送哥哥下楼时，我正对着敞开的大衣橱一



筹莫展。我不知道穿哪一套衣服比较合适，比较能够体现我的气质风度？我脑子里乱糟糟的，一会儿想到好莱坞影星伊丽莎白·泰勒，一会儿又想到索菲亚·罗兰。但当我试穿那条袒胸露背的黑色连衣裙时，又想到了从明星到王妃的格蕾丝·凯丽。我觉得凯丽的美清冷严峻，如同冰霜，其气质冷傲高贵。我多么想拥有冷傲高贵的气质。于是我又换上了一条约似画册上格蕾丝·凯丽穿的玫瑰红丝麻料长裙。这条长裙是徐娃送给我的，它低垂的领口缀着朵小巧玫瑰花。我对着镜子，光彩照人的形象让我满意。我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：“如果我们沉默不语，我们的衣裳与体态也会泄露我们过去的经历。”我不知道在阔别十多年的老同学面前，能泄露些什么经历？

十多年前我曾狂热地喜欢一些艺术家的作品，像MAN-RAY的油画和摄影、JACQUES-LIPCHITZ的雕塑，但现在它们已不能打动我了。这不是它们的缘故，而是忙碌的现实生活使我变得麻木了。麻木的我，不知道城市已发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？比如，同学会安排在绿岛宾馆，我却不知道绿岛宾馆在哪里？谭斌说那是一个新建的宾馆，在那里他可以用支票公款请客。公款，给多少当权者以权谋私的机会？谭斌如今是昌盛粮油食品贸易公司的总经理，自从调离我们东风家具厂后，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。

现在我从车棚里推出自行车，我的自行车不知被谁刺进一只钢针。这是我一个月内第五次发现钢针了，这钢针又粗又长。谁这么无聊和缺德呢？我只好去街头等出租车，出租车在我们这条小街并不容易等。但我耐心地等着，我一边等一边想，这世界到处都是喧哗嘈杂的嗡嗡声，这嗡嗡声就像一群看不见的苍蝇，盘旋在我四周喋喋不休。仿佛语言是条条道路通罗马的惟一武器，人们千方百计地占有它，其目的是逃避孤独，让自己活得更好。我



一直不相信这种嗡嗡声，可我拍不死“苍蝇们”，就只能远远地躲开它们。

“夏虹！”我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，我四处张望时看见一辆猩红色摩托车朝我驶来，那个戴安全帽的男人说：“我是梅森，我是梅森啊！”梅森是我的童年伙伴，也是我小学初中的同班同学。这会儿他见我等车，就邀我坐他的摩托。我虽不是第一次坐摩托，但摩托车突突启动的时候，我还是一个趑趄地拽住了他的腰。他一直是我的朋友，我们无论怎样亲近都不会有丝毫暧昧。这使我不愿顾忌李大勇吃梅森的醋。但如果是范柳刚，李大勇的醋意就毫无疑问了。

公元一九八四年，李大勇、范柳刚和我高考落第后，到罐头肉类加工厂打工，我们都被分配在包装车间。我的工作是在流水线上与工人们一起用油纱头擦罐头。李大勇和范柳刚打包。打包是一种力气活，它需要相当的体力。我们中午都在食堂吃饭。那时候我热衷素食，我固执而偏见地认为，只有素食，才不会把人的肉体与精神搅和浑浊，目光才会保持明澈、靓丽。我明澈、靓丽的目光就是在中午吃饭的时光里，与李大勇建立了恋爱关系。我们的恋爱关系进展很快，三个月不到便包装车间人人皆知了。然而，这时候范柳刚心里似乎很不舒服，他老是用目光对我说：“你为什么选他不选我？我哪一点比不过李大勇？”我总是回避范柳刚的目光，可范柳刚对我与李大勇的恋爱关系置若罔闻。他百折不挠、无孔不入地向我发动情感攻势，但又不让李大勇抓住把柄。李大勇起先没有防备之心，一旦看出范柳刚向我献殷勤，就醋意十足了。

应该说男女之间交往，女性天生就有一份特别的敏感。我非常清楚范柳刚用心之苦。他那不可抑制的激情，许多时候确实使我乱了方寸。我不敢直视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睛内容丰富而深沉。如果把他和李大勇放在一起比较，



两个人绝对平分秋色。我喜欢李大勇的冷峻，也喜欢范柳刚的热情。我有点搞不清楚，究竟该选择谁？这期间李大勇与范柳刚的情绪对立，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。有一天车间主任派他们去冷冻库扛冻猪肉，范柳刚不慎被冻猪肉砸伤了右脚。范柳刚一口咬定李大勇故意伤人，而李大勇则认为范柳刚血口喷人。于是两个青年男子火药味十足地大吵了一场。他们究竟为什么吵，心里都非常明白。

这些都是十五年前的往事了。十五年来风风雨雨、坎坎坷坷、跌宕起伏、酸甜苦辣的岁月，使范柳刚在我记忆里早已成了一片朦胧的雾。虽然雾中的范柳刚有时能进入我的梦境，但毕竟是一个虚幻的影子。然而虚幻的影子，有一天忽然从雾中钻了出来，精神抖擞地站在我面前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上帝派他来解救我的？

一个多月前，我上班时意外接到范柳刚的电话。那时我正在凳脚上雕刻龙凤戏珠，郑瑛过来叫我时神情诡秘地说：“一个男的。”我知道肯定不是李大勇，但我也没有想到是范柳刚。范柳刚的声音从电话里传过来时，我一阵惊讶。原来他一九八九年初就去了美国，并且在美国已拥有自己的公司。这次他回杭州，一是在故乡创办分公司，二是搞合资企业。我毫不怀疑他的雄心壮志，却疑心他请我们全家吃饭的动机？于是我让他自己去找李大勇，李大勇接受他的邀请比我回去说得好得多。我搁下电话，心里忽然荡起一股暖意。我知道这是一股无法言说的暖意，它正汨汨地流淌在我的全身。我早早收工，还没有下班就溜回家了。本来我提早回家，只是想在那张硕大的软床上休息一会儿，或者，想一些心事。然而，李大勇和儿子李磊，比我回家还要早。他们一个对着镜子刮胡须，一个坐在小书桌前做功课。这场景让我一看就知道，李大勇正在准备赴范柳刚的约。李大勇冲我说：“范柳刚给你打电话了吧？……没想到他摇身一变成了美籍华人。……今晚他请我们



全家吃饭。”

“你答应他了?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打扮一下。”

我佩服范柳刚的口才，但又同情李大勇的迟钝。我说我马上打扮。五分钟后，我换上了一条白色连衣裙。我希望范柳刚看到的，还是从前的那个我。

“我们走吧!”李大勇说。

李大勇自行车后座上载着儿子磊磊，磊磊九岁上小学三年级。他知道要去见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叔叔，就嚷着要去迪斯尼乐园。李大勇说迪斯尼乐园哪有杭州乐园好玩?磊磊说我就是要去迪斯尼乐园，你现在就带我去。磊磊的嚷嚷声，使李大勇感到带孩子的累人。他不耐烦地说：“别吵，再吵就哪里也不去。”

新侨饭店坐落在解放大街西面吴山路口，我远远看见范柳刚满面春风地站在饭店茶色玻璃门前，似乎正在恭候我们光临。他发福了肚子微微有点腆起，但精神十足。他上面穿一件大红T恤衫，下面是一条浅蓝牛仔裤，一股潇洒劲儿特别引人注目。

应该说范柳刚先看到我，但他向李大勇和磊磊迎上去。久别重逢的一对冤家，顷刻间和好如初。我不知道他们是真和好，还是逢场作戏?一阵寒暄之后，范柳刚将我们带到宾馆餐厅。餐厅里我们选了一张西边角落的餐桌，范柳刚点了龙井虾仁、叫化童鸡、西湖醋鱼等杭州风味特色名菜，还要了一瓶法国葡萄酒和可乐。我们随意聊天。范柳刚从文件夹里摸出一张名片，递给李大勇说：“我要在杭州搞一个合资项目，到时候你要多多帮忙、鼎力相助啊!”

“只要我能帮忙的，一定尽力而为。”李大勇沉默了一会儿说。

“来，为我们将来合作愉快干杯。”范柳刚举起酒杯笑呵呵地说。

我管着儿子，不参与他们有关合作的话题。但我看见范柳刚趁李大勇不备时就瞟我一眼。那目光还是从前的目光。



第二章

我坐在梅森摩托车后座上，身边迷人的夜景就飞快地刷刷过去了。真是别有一番情趣和潇洒。假如李大勇与范柳刚合作赚大钱，那么我很想买一辆铃木摩托车。然而李大勇与范柳刚能真正合作吗？

现在风驰电掣的摩托车转过几道弯后，就到了绿岛宾馆。绿岛宾馆在繁华的武林广场附近。我与梅森走进餐厅时，餐厅已一桌桌聚满了人。服务员小姐彬彬有礼地问：“哪一桌？”我答不上来，就说：“同学会。”其实同学会意味着青春和激情，只要看见最热闹的那一桌，肯定就是我们的同学会。我的猜测不错，那一桌既陌生又熟悉的面孔冲我们喊：“夏虹、梅森……”

“我是盖儿，他是条儿，还有萝卜头、绍兴师爷、胖子……”盖儿叫着绰号哈哈笑地向我们介绍，梅森冲盖儿说：“还有瓶儿，瓶儿怎么没来？”盖儿脸刷地红了，她说：“你还是这副德性？”

我与同学们打招呼，但没有忘记用眼睛搜寻范柳刚。范柳刚怎么不在？他为什么不来？我正这样思索时，谭斌来了。谭斌连连说：“太忙了，忙得团团转。”梅森说：“总经理不忙，谁忙？”绍兴师爷说：“你当大官，我们托你的福。你越忙，说明我们托你福的机会就越多。大家说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。

“哪里、哪里。”谭斌说：“范柳刚比我强，他都成为美商了。”





“他怎么没有来？”我脱口而出。

“他有一笔重要的生意要谈，来不成了。”谭斌说：“你们如果要与他联系，就打新侨饭店总机转九一八房间。”

“谁要与他联系？”我说。

同学们哈哈笑起来，他们笑我不打自招。盖儿说：“你们笑什么？我要与他联系，谭斌你把电话号码再报一遍。”

菜全上齐了。

同学会在吃喝喝，嘻嘻哈哈中进行着。划拳碰杯声，此起彼伏。我忽然没有了情绪。烦躁和无聊，使我翻看一本新打印的同学录。我一行行看，这些同学大小都是官，只有我无官一身轻。

“我们与夏虹干杯。”谭斌一边说一边与梅森、盖儿、女经理和女记者，兴致勃勃地凑过酒杯来，我难以推托只好一饮而干。酒后吐真言，女经理和女记者叽叽呱呱地谈论起她们的事业。她们的事业干得艰难、不容易。她们身为女人感到累。可我想，女人也许要在累和艰难中，才能成长、才能成为智者、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

“同学们，晚餐结束后去舞厅跳舞。”谭斌以东道主的身份大声说。

同学们大多兴高采烈，他们抹着嘴巴朝舞厅走去。似乎不玩个通宵，也要玩个过瘾。

我已经两年没有跳舞了。我初学跳舞的那段日子里，常常一天跳两场。这会儿我远远听见音乐的流淌声，瘾就来了。应该说，舞蹈对我有一种特别的魔力。我尤其喜欢跳华尔兹。华尔兹使人在旋律中，身心完全达到了放松的境界。

谭斌的舞跳得不错。

两个人跳得和谐是一种美的享受。我与谭斌几曲跳下

来，便陶醉在如梦如幻的旋转中了。的确，跳舞对我是一种麻醉。麻醉后，我似乎又获得了一次新生。

深夜十一点舞会结束，同学会到这时才算真正散了。我在人群中找梅森，谭斌说梅森早就走了。梅森的老婆羊癫病发作，梅森自然是没有心思跳舞的。

“我有车，送你回去怎么样？”谭斌说。

“不，不不。”我说。

我不想无端受人恩惠，尤其是谭斌的恩惠。我一个人走出绿岛宾馆，朝着湖边的方向走去。我决定走完湖边再坐车。湖边是情侣们的世界。我心里忽然闪过与范柳刚在树丛中亲吻拥抱的念头。我惊讶自己灵魂深处竟对他还有一份爱恋，我的脸刷地红了。

前面有一个女人的背影很像梅森老婆，但她身旁的男人不是梅森。梅森在农科院做摄影工作，上班很空闲，这是他老婆的福气。他老婆一发病，只要一个传呼，梅森就立马赶到老婆身边。梅森是真正的模范丈夫，令许多女人羡慕。然而梅森有苦难言，他总是说：“做男人累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，我想人要活下去谁也无法逃脱生活中的艰难。只有向生活挑战，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那么我该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呢？我一边走一边想着心事，不知不觉走到了解放大街。这时候我想坐车，但一辆辆飞奔而去的出租车对我置之不理。我只好继续往前走，前边就是新侨饭店。那里的出租车比较多，我就站在饭店门口等车。这个饭店在我心里已非同寻常，因为九一八房间住着范柳刚。范柳刚此刻正在看电视、洗澡、抽烟、或者睡觉？

一辆桑塔纳出租车在我前边下客，我赶紧走了过去。范柳刚从车里钻出来，他惊讶地说：“怎么是你？”我有点尴尬，说：“同学会刚散，沿着湖边走走，就走到了这里。”



“上去坐坐吧？”范柳刚说。

“不，太晚了。”我说。

我向范柳刚道别。范柳刚目送我上车时，似乎想与我说些什么？然而桑塔纳轿车在深夜的大街上飞驰起来，很快把我送到了家。家里卧室的灯还亮着，那是李大勇在等我？我轻轻打开门，轻轻走进去。

“都几点了，你在干什么？”李大勇火冒三丈地说。

“我在参加同学会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我平静地说。

“梅森早就回家了，你去了哪里？”

“跳舞。”

我们争论后，两个人心里都不舒服。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我想早知范柳刚不参加同学会，那我就留在家里打麻将牌了。打麻将牌，手气好时能赢不少钱。尽管我赢钱，大多数都是哥哥故意输给我的。但长兄为父，自从父母双亡后，哥哥就挑起了家庭重担。

这会儿我想起小时候，我偷了邻居小伙伴一个红皮球。小伙伴的哥哥要把这事告到学校去，哥哥就在小巷子里与他打了起来。哥哥被打得鼻青眼肿，像个打败仗的伤兵。我第一次置身在这样的场景中，深切感到哥哥如小人书中古代壮士荆轲一样，有一种悲壮情怀。然而父亲活着时，最不喜欢哥哥。父亲骂哥哥孽子，父亲总是恨铁不成钢。

哥哥从小顽皮捣蛋，读不进书。哥哥初中毕业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下乡插队落户去了。哥哥插队的地方是北大荒农村，在那里房子看上去就像爱斯基摩人居住的雪屋子一样。我是从书本上知道爱斯基摩人的，他们住在很远的地方。那里四处都是苔原、冰雪、原始的海洋，那里的人们生吞白熊肉和海豹肉。他们居住的雪房子附近，常常有成群的企鹅到来，我想象那里是一个神话的世界。

我迷迷糊糊睡过去，睡梦里依旧做着哥哥的梦。我梦





见哥哥的桑塔纳轿车里，坐着一个带毒汁的女人。这个女人目光如刀刃。她的手指曾触摸过我，那是一种被冰灼痛的感觉。有一声叫喊，多少年来我就想喊出。它憋在喉咙里，藏匿在一切幽暗的地方，使隐藏的声音隐隐飘动。这个女人后来嫁给了一个魔鬼。在一个盛大的婚宴上，她的衣裳缀满了珍珠般的火焰，她的微笑是一种奇异的花朵。在我记忆中，婚宴上的宾客全都穿着黑色的衣服。当他们绕桌而坐时，这个女人忽然消失了。

天亮的时候，我从梦中醒来有一种不好的预兆。似乎有一件不幸的事，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。我极力回避这种不好的预兆，表现得与平时一样。起床、梳洗、做早餐，然后上班去。

东风家具厂在鼓楼附近，鼓楼没有楼。我不明白文革时期为什么要把鼓楼拆掉？如今鼓楼只能在我的想象中，与吴山连接在一起。

总算没有迟到。我一进厂门，上班铃声就响了起来。应该说，我从心里讨厌我们厂里的头头。他们改革搞不好，生产上不去，只知道卡上下班时间。特别是上班时间，迟到三分钟就要扣奖金。我从没有与头头有过什么接触，但我知道他们内部矛盾非常复杂。厂里搞不好，与头头们以权谋私有很大关系。比如：头头们一个个打着木雕家具远销海外市场的招牌，去美国、日本、新加坡等国家旅游。工人们心里不服气，却无可奈何。

我停好自行车，走进木雕车间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为自己沏一杯龙井茶。我们木雕车间的人，个个都喝茶。尤其是一罐上好的龙井，打开密封盖子，就有清香喷涌而出。所以每天泡一杯茶，放在桌边慢慢饮、慢慢闻，干活儿就有了生气。

我的师傅米少山，是有名的黄杨木雕专家。他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。他的作品《苏武牧羊》、《贵妃出浴》等都

是一流艺术精品，其灵秀雅致的独特风格，颇受客户青睐。我能拜他为师，全靠谭斌帮忙。谭斌当年是木雕车间主任，他帮我完全出于老同学的面子。米少山师傅曾对我说，谭斌很有潜力，只要他努力很有可能成为一流的木雕艺术家。然而谭斌在商品经济时代，耐不住寂寞跳槽当官去了。这世界男人不是官迷心窍，就是财迷心窍、色迷心窍。男人有多少甘于清贫，对事业真正有奉献精神？

“夏虹电话。”郑瑛诡秘一笑说：“就是上次那个男的。”

郑瑛是我的师妹，今年二十六岁，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。木雕车间就我们两个女的。我们在男人们中间，想干出成就必须更加努力。现在我不知道范柳刚找我有什么事？我的心突突地跳着。我胡思乱想地拿起话筒，对方就传过来与我约会的声音。我想约会就约会吧，我很想听他谈谈有关他公司的业务情况，以及在杭州的创意。我愉快地答应着，搁下电话时，初秋的太阳从东边窗户里照射进来，照在我的大小刻刀上发出耀眼的光。我赶紧拉下竹帘，打开台灯，今天我要把凳脚上的龙凤戏珠雕刻完成。



第三章

我的公公、婆婆都是地道的杭州人。我的公公四十年代初，毕业于如今的杭州高级中学。那时候叫省立高中，是“江浙四大名校”之一。我的公公最喜欢向孩子们介绍这所学校。他说“五四”时期这所学校，是南方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堡垒之一。爆发过震惊全国的“一师风潮”。那时候校园里名师荟萃，鲁迅、李叔同、朱自清、俞平伯、叶圣陶等许多国学大师、知名学者都在此任教。他说磊磊将来一定要考这所名校。我的公公做着孙子前程的梦，他的梦能不能成真谁也不知道。

我的婆婆退休前，是丝绸厂的工会主席。退休后，就成了家庭主席。她主管家里两口人的大小事情，一天忙到晚。她庆幸自己不带孙儿孙女的原则，但周末和节假日，孩子们必须团聚在她身边。就好比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，孩子们不听话，她就会给他们颜色看。

明天就是中秋节，每逢节日就是我最烦恼的日子。不仅仅要给公婆买礼物，还要别别扭扭地聚在一起。婆婆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，她从不马马虎虎过任何一个节日。我到她这里过节，就像去过一个精神受难的日子。

这会儿我来到茅廊巷食品市场，我买一些广式月饼也买一些苏式月饼。然后去私立小学接哥哥的女儿菲菲。菲菲读五年级，菲菲的母亲去美国后，就像失踪了一样，毫无音讯。所以，关心菲菲就成了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总是在周末把菲菲接到家里，吃过晚饭后，再由哥哥来接她回去。





然而那天晚上，菲菲等到深夜十二点哥哥还没有来接。我一连给哥哥打了许多个传呼，都不见他回电。哥哥去了哪里？莫非跑长途去了？我坐立不安，左思右想又心急如焚。我拿起哥哥家的钥匙，想去哥哥家看个究竟。

“还是我去吧？”李大勇说。

“好，有情况就打电话回来。”我说。

我在家里焦躁不安地等李大勇的消息。电话铃一响，我就会神经质地扑过去。此刻，我最担心哥哥出事，我想到出事便吓得毛骨悚然。因为出租车司机被杀的案件，屡见不鲜。前阵子，米少山师傅的邻居安眉小姐，就是被劫车者强奸后残忍杀死了的。罪犯灭绝人性的残杀，令人恐惧与震惊。

电话铃又响了起来，我惊恐地拿起话筒。这次是李大勇，他告诉我：“哥哥没有回家，家里也没有发现什么意外情况。”

这夜我通宵失眠。我想要不要报警？要不要去电视台和报社登寻人启事？我想来想去，还是先去找哥哥的好朋友梅森哥哥。梅森哥哥住在杭州城南河坊街三衙前荷花池头，一代画师潘天寿纪念馆就在它的北面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在那里找到第五栋新楼，一口气跑上七楼，迫不及待地敲开梅森哥哥家的门。可梅森哥哥一点儿不知道哥哥的下落，他除了安慰我，就说去你姨妈家问酒吧。

姨妈是我与哥哥惟一的亲戚。尽管母亲去世多年，但我们与姨妈的联系从未中断。姨妈有一双儿女，都到了婚嫁年龄。姨妈省吃俭用为儿女存钱。姨妈说：“可怜天下父母心。”

“哥哥有没有来过？”我说。

“没有。”姨妈说。

“哥哥失踪了。”

“别胡说，你哥哥又不痴不呆，难道他有什么事都要